

谭鑫培故居
英秀堂旧事

谭寿昌 著

學苑出版社

谭鑫培故居英秀堂旧事

谭寿昌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谭鑫培故居英秀堂旧事 / 谭寿昌著 . —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77-4603-7

I . ①谭… II . ①谭…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3124 号

责任编辑 : 潘占伟 周 扬

封面设计 : 徐道会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由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 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 880 × 1230 1/32

印 张 : 6.75

字 数 : 16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8.00 元

作者的话

1985年5月，我随中国评剧院二团在河北省保定市演出。剧院胡沙院长出差返京途中，到保定看望演职人员。中午，胡院长在演出团自办的食堂内用餐，见到我便兴奋地说，他近日去了一趟湖北并且到我们老家转了一圈，说家乡的老人们依然很怀念谭鑫培，因为这是他们的骄傲。胡院长还说，他有一张与父亲等艺术家们在朝鲜战场的合影珍藏至今，待我回京后转送给我。我家原有一张同样的照片，但在“文革”中被毁，因此我在惊喜的同时十分感谢他。我们的老院长、一个局外人，对谭家如此关注，令我这个本家后人感到有责任和义务为谭家做点事情。

1995年，我调到剧院机关工作，坐办公室使我有机会沉下心来写点东西了。这一年秋天是父亲九十华诞，我便将胡院长所赠照片拿出来发表，同时写了一篇短文分别刊登在了《北京日报》和《中国京剧》杂志上。文章的题目为：“异国疆场作舞台，名伶身影今犹在”。并且，还在《中国京剧》杂志上刊登了小弟谭小英提供的家父谭富英、家兄谭元寿与张君秋、裘盛戎、马长礼及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石少华等做客毛泽东主席家中的珍贵照片。照片中紧靠毛主席左右的是谭家父子。

此次文章的发表，让我意犹未尽。转过年来，是父亲逝世二十周年。我本想写篇祭文来悼念先父，但这一年恰逢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即便已筹备好的纪念曾祖谭鑫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演出活动都推迟到年底举行。我于是另辟蹊径，通过同学毕毓伦去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大舞台”节目主持人曹山老师，希望播放父亲的唱段录音。经过曹山老师和著名编辑卢子明先生的精心安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天在固定时间播放父亲的精彩唱段，从而满足了我与广大戏迷听众共同缅怀的心愿。但想为自家写点东西的创作冲动一直念念不忘。

2008年初，一次意外滑倒造成我右腿踝骨骨折。我卧床养伤期间，阅读了一些有关戏曲书籍。在认真拜读了刘嵩昆先生的《京师梨园世家》、《京师梨园故居》等系列著作后，感到一位非梨园业内人士能写出如此详实的梨园掌故，让人佩服之至，这也更促使我将英秀堂谭家旧事付诸笔端。

在构思本书框架时，我拖着伤腿拄着拐杖走进阔别多年已是满目疮痍的英秀堂老宅院。从现住户那里传出消息，作为谭鑫培故居，这里有望建成纪念馆。基于此，我想就像一位导游一样，从景到人物向游客展开叙述。本文内容大多首次向外界披露。

受本人水平局限，且事隔年久，故拖沓至今才算成形。写作过程中，得到我的连襟、《中国京剧》杂志社特约编辑吕盛春先生点拨与校正。

我虽年逾古稀，然本文当属习作，还望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还附录一篇采访录，那是1963年著名戏剧导演、评论家张艾丁同志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到英秀堂采访家父的记录。后因家父身体欠安，采访被迫中断。家父去世后，张艾丁老在深表遗憾

之余，将谈话记录整理打印后转赠家人留念。最近，舍弟小英将保存多年的原稿交我整理。由于当年打印设备落后，加之年代较长，纸张已枯黄，有些文字模糊，经我与吕盛春先生共同整理附在书后拿来发表，原标题是“谭富英谈戏及其他”。

为了让读者对谭氏家族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本书中刊登了堂姐谭凤茹整理编制的“谭氏家族世系谱表”。经她同意，我对个别地方作了补充与更改。

本书创作与出版过程中，除得到家人的充分理解与全力支持外，还得到了中国评剧院资深导演张玮老师的鼓励和帮助，张玮老师的学生梁爱娟女士对本书主要部分做了校对。此外，侄女谭秋曾也为此书的出版做过努力。在此一并感谢。

前 言

坐落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大外廊营胡同1号的谭家老宅院，自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谭志道携子谭鑫培正式迁居在此，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这个宅院历经岁月的沧桑，加上“文革”的浩劫，如今已变得破败不堪，面目全非。正是在这个老宅里，成就了京剧一代宗师谭鑫培；也是在这个宅院里，孕育了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新谭派”谭富英；还是在这个宅院里，出生了谭氏第五代传人谭元寿和第六代传人谭孝曾。随着谭孝曾之子第七代传人谭正岩的出生，谭家远离了“英秀堂”老宅子。

走进大外廊营胡同北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靠西侧灰墙上的两个镶在墙内的拴马桩，上有铁环。这是专为曾祖谭鑫培当年出行或进宫为慈禧太后唱戏时乘坐的马车所设的，现有一个已被掩盖在墙里。

往胡同口里走几步，我们看到的是一座朱漆大门。外门两侧各有一个雕刻的石兽门墩，下有三层台阶。门楣上端有四个圆柱形的木桩，门框左面挂有木牌一个，上书有绿色楷体“英秀堂谭”四个字。这个大门现在已不复存在。比邻红门南侧有座黑色的小门，门上有隶书“腰藏三尺剑，腹内五车书”的对联。这个门，

只有在谭家婚丧嫁娶之时才启用，平时都紧闭不开。在这个宅院北墙外，也就是临铁树斜街（原李铁拐斜街）这一侧还有一个门，作为东西院的分界。此门在我幼年时封闭。“文革”后东西院落分开，此门重新开启，作为西院住户的出入之门。在这条街我们能看到这个院落最西端与平房连接在一起的两层中西合璧小楼，在历经百余年岁月后，仍可作为谭家历史的见证。这小楼是曾祖谭鑫培在入住后家业兴旺时，才兴建起来的，具体年月已无从考证。

高祖谭志道在他年近不惑时才喜得独子谭鑫培，在曾祖不惑之年，高祖仙逝了。这时曾祖的第五个儿子也就是我祖父谭小培年方4岁。家父谭富英10岁时（1917年）曾祖含恨辞世。从入住到搬迁，谭氏家族在这大外廊营生活了百年左右时间。我罗列出一堆年表，意思是在晚清时代谭志道尤其是谭鑫培名噪一时，威震艺坛，他们的艺术流传至今，许多研究者为他们著书立传，更多涉及的是他们的艺术成就，至于他们的为人与生活的一面，偶有披露皆出于对曾祖的崇敬与偏爱，多赋予传奇色彩褒贬不一，谬误层出，不足采信。家人大都因文化程度较低，又忙于养家糊口，无人记载轶事。更主要的就是后辈人只知其父不知其祖，例如祖父去世时我才12岁，虽均为“英秀堂”成员，但也谈不上朝夕相处。作为谭家后人，将已传承了七代的艺术人生中的故事、生活的片段，记载下来，汇总一起，实为我等之辈的责任和义务。下面就我本人所闻和亲历，向读者们一一讲述。

目 录

前 言

人丁兴旺 七郎八“虎”只爱女 人生如戏 唱罢“病房”星陨落.....	1
五爷嘉宾 承前启后一支秀 甘当“总管”持家教子显才能.....	8
忠孝仁义 三任夫人与相伴 自组班社 谭氏宗亲同傍衬.....	56
谭门五代众生相 长子一脉再传承.....	92
英秀堂谭遭浩劫 拨乱反正受保护.....	105

附 录

谭富英谈戏及其他.....	113
谭富英 1943 年 4 月至 6 月于上海演出记录.....	154
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富英同志 逝世五周年纪念演出节目单.....	164
谭氏家族世系谱表.....	191

人丁兴旺 七郎八“虎”只爱女 人生如戏 唱罢“病房”星陨落

关于曾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时，将一个由沪上金桂茶园的管事推荐给他烧烟泡的丫环（张秀卿）带回家纳为妾一说，确有其事。曾祖时年 32 岁。41 岁时，曾祖二次到上海。有说仍携带妻妾南下，无从考证，家人不晓，对此说不敢苟同。

曾祖生有八子二女，长子嘉善、次子嘉瑞、三子嘉祥、四子嘉荣、五子嘉宾、六子嘉乐、七子嘉祐（夭亡）、八子嘉禄；长女名不知，嫁给上海名武老生夏月润，次女翠珍适北京名老生王又宸。曾祖视这个老闺女为掌上明珠，关爱有加。我辈人要叫她“老爷爷”，就是姑奶奶，这是按旗人习俗称谓。管姑姑叫爸爸，也有叫姑爸爸的。如我的二姑谭静英我们就叫她二爸爸。

老爷爷生性有些孤傲，容不下父亲之妾，经常向其发脾气。后曾祖因爱女情至，将妾张秀卿休出家门。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曾祖母去世后，曾祖对老爷爷说：“我是孤，你是苦。”意思是我没了老伴，你没了母亲，正所谓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全然不将几个儿子放在眼中，对老爷爷的宠爱可见一斑。

在爱女出嫁时，嫁妆的丰厚自不必说，又将自己在宫中所受许

多赏赐送给了爱女。就连慈禧太后闻信，都赏赐了妆奁盒、铜脸盆等。由此可见，慈禧对曾祖的宠爱之爱屋及乌。后来，老爷爷丧夫守寡多年，又拉扯一子一女，全靠积蓄维持。到“文革”后期，老爷爷病危时，将自己在外地的子女唤回床边告知，在院内某处地下还埋藏有贵重物品留给子女。

老爷爷的儿子也为老生演员，曾在西北地区工作，女儿曾在中央歌剧院做演员。

曾祖几个儿子分别习老生、武丑、武旦和文武老生等行当。除二爷爷嘉瑞曾为其父操琴并有唱片传世外，真正传承了谭派艺术的只有五子嘉宾，艺名“谭小培”。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世人自有评论，不必多说。祖父和老爷爷，作为曾祖的宠儿和爱女，这兄妹俩有时不免为争宠而发生些口角。即使在曾祖去世后多年，老爷爷回娘家“英秀堂”看望再传掌门人的五哥五嫂时，祖父仍有时故意用言语刺激这个老妹妹，当看到她真的把脸一沉撅起嘴时，祖父又会马上说个笑话，让老妹妹乐得合不拢嘴，使谈话重新回到融洽的气氛中。

老爷爷个子不高，小巧匀称的身材，皮肤洁白细嫩，一双眼睛较小，两道眉毛细而直，发髻梳理得黑又亮。她身着一身青色旗袍，外面罩一件毛织的马甲，当进到祖父房内，照例要按规矩对兄嫂行“蹲安”礼，同时叫声哥嫂。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会先给老爷爷请个安亲切地称呼她一声，她高兴地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用她那带有浓重的鼻音说句“宝贝”，同时用她软绵绵温暖的手抚摸我的头。

据父亲讲，曾祖父在化妆前，洗脸时一定要清洗鼻子。我想这大概是为了在演唱中用鼻音或鼻腔共鸣时，更通畅响亮吧。然而没想到这一习惯连同曾祖的艺术一起被自己的爱徒余派创始人余叔岩搬搬了去。余师爷有一张在自家院内站着抽旱烟的小照（我曾有幸见过），

无独有偶，我父亲在自己家中也拍了一张同样内容并且脸部富于戏剧表情的照片。

曾祖父平时喜闻鼻烟，这在晚清时于王公贵族是很时尚的。家中除了有慈禧赏赐的鼻烟壶平时舍不得用、只是偶尔拿出来把玩观赏或在亲友光临时当面炫耀一番外，曾祖自己也购置了不少精美的鼻烟壶。

顺着李铁拐斜街往东经过观音寺街（现大栅栏西街），走到大栅栏街东口路南，原东鸿记茶庄对面有一家高台阶的店铺，名叫“天惠斋”，专营烟叶、鼻烟和鼻烟壶等用品。曾祖的许多烟壶都是在此店购买的，我隐约记得此店内有满蒙汉藏四种文字书写于堂中。这里除了偶有光顾的达官贵人，就是演艺界追求时尚的艺人或商贾达人了。祖父和父亲也都闻过鼻烟，只是随着“洋卷烟”，也就是纸烟的出现，鼻烟便逐渐淡出了市场。现在虽然没有鼻烟了，但鼻烟壶作为一种艺术品还流传至今。那精美的材质及绝伦的壶内壁画，让人赏心悦目。

闻鼻烟时，要将鼻烟倒在一个容器中，用连接在壶盖上瓶中一个小勺，轻轻盛出倒在一个约小拇指长、直径半寸的碟型物上。讲究一些的器皿是象牙的。闻烟者用拇指和食指捏起烟末儿送到鼻孔处，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气，表示很过瘾。我幼年因好奇，曾经在祖父的好友毛六爷的烟碟里捏过一点鼻烟，学着大人的模样送到鼻孔内闻一下，不知烟里面放了什么物质，确实很香。然而，紧接着是一连串的喷嚏，引来了大人們的哈哈大笑，难怪起初没人阻拦我，原来他们是等着看我的笑话。

“文革”中，我家被抄后，我偶然得到一只没有盖的鼻烟壶，觉得好玩，但是玩不多久就觉得这个玩意没什么用，便送给了曾在我家做过厨师后来又评到评剧院食堂工作的卜永寿，他当时十分惊喜。

曾祖闲暇时喜爱斗蛐蛐，家中蛐蛐罐有上百个。还有可以放在罐中喂食用的月牙形的小磁碟和让蛐蛐避寒用的陶质或瓷质的“过笼儿”，再有蛐蛐罩子和斗蛐蛐时用的“探子”等一应俱全。考究的蛐蛐罐在底部印有古燕赵子玉制的印记。白瓷质的食碟与“过笼儿”质地细腻轻薄，在“过笼儿”盖子上绘有鲜艳的花草图案。斗蛐蛐开始前，要将双方的蛐蛐放在专用的戥子上称一称，看是不是在同一体重级别上，这就同举重或拳击运动比赛时要分轻重量级别一样，只不过这种比赛是在几厘之间的争斗。八厘的蛐蛐应该是个头分量较大的了，然而也有例外，以小胜大的概率也是有的。为了这项娱乐活动，曾祖特地从外面雇来蛐蛐“把式”，来精心饲养这个小昆虫，为的是那些名贵的蛐蛐在争斗中精气饱满，一举夺魁，取悦于主人的欢心。这些蛐蛐罐在我幼年时代还有一定数量，只可惜在“文革”中遭劫，所剩无几，残缺不全了。

民国初年，曾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在戏园子有时只唱折子戏，但多为唱大轴。戏园子开场时听戏的人并不多，等唱到压轴时人逐渐多了起来，直到曾祖快出场时已座无虚席了。曾祖一出场时的“碰头好”，给戏园子一下子掀起了高潮。之后随着剧情的发展，大段精彩唱段的出现，场内喝彩声此起彼伏，令台下的谭迷们兴奋不已。只看见前排就座的一些戴着水晶茶色眼镜，还留着短辫子的前朝遗老们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手敲着大腿当作鼓板，仔细品味着，他们很懂戏，花钱买票不听前面的戏，只为听“小叫天儿”的大轴戏。在他们看来，此时的“小叫天儿”仍然是“老佛爷”在朝时的谭鑫培，今天着实让他们过足了戏瘾。散戏后，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一边捋着胡须说句“今天老谭很卖力气”，算是对“小叫天儿”的最高赞誉，一边拄着手杖满足地走出戏园子。

曾祖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属羊。祖父谭小培生于光绪九年（1883年），同为属羊，而我辈唯韵寿二哥属羊，因此，祖父在世时总爱说“咱们谭家一辈出一个（指属羊）”，真乃“三羊开泰”。家中过年时，在庭院中少不了要贴上“出门见喜”、“抬头见喜”，和“三阳开泰”等吉祥如意的条幅，以祈求一家幸福安康。

曾祖自幼随父谭志道为躲避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战乱，从老家湖北省武昌府江夏县谭左湾顺水路北上天津（一说从陆路），后辗转进京，时为同治三年。曾祖一生经历了以下过程：拜师学艺；为生计给富人家做保镖为其“看家护院”；从在京东一带跑粥棚卖艺到初入徽班后自组班社；从内廷供奉到受慈禧赏识；从誉满京城直至为军阀抱病献艺，最后愤懑辞世于英秀堂。行文至此，我不胜感慨，“罢了啊！罢了！”看当年：

孝钦恩宠曾几何，四品俸禄称贝勒。满城争说“叫天儿”，国家兴亡哪管得。

再来看：

年届古稀体孱弱，只为权贵且娱乐。抱病绝唱《洪羊洞》，一曲悲歌惊四座。

这充分反映了旧时代艺人地位低下朝不保夕的景况。按照祖父临终遗愿，我们将其安置在由京西戒台寺所属的十二亩茶棚地内。今处在门头沟区永定镇栗园庄，现为门头沟区重点文物。

令后人欣慰的是，曾祖所处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曾祖所创立的谭派艺术传世至今。更可喜的是，他的子孙将他的艺术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1997年12月，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隆重举办“纪念谭鑫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活动，纪念活动是由元寿大哥自行筹措资金，文化部

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北京市文化局、湖北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为活动题写“一代宗师”墨宝，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观看演出并到后台亲切慰问演员。从12月12日至16日，连演五天好戏。同时展开“纪谭”研讨活动，出版了《纪念谭鑫培画册》、《纪念谭鑫培文集》。与此同步，在谭家祖籍湖北省武汉市也进行纪念曾祖的演出活动，与京城形成相互呼应之势。

为追忆曾祖的艺术生涯，我曾于20世纪90年代到京东三河县（今为河北省三河市）了解当年曾祖在这一带活动的足迹。通过市宣传部康、刘二位主任和文化局孙局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三河县文化艺术志（上）第二编第一章“戏曲”（Ⅲ）中见到如下记载：“清光绪三年（1877年），谭鑫培先生应三河县温姓财主所聘，教习京剧科班。次年鑫培之父谭志道先生（艺名‘谭叫天’），也应邀来三河与谭鑫培共同执教。谭志道老先生教老旦，谭鑫培教武生、武老生历时二年半，于光绪五年末离三河返京”。

2005年11月6日，虽临近冬季，但却是一个少有的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这一天，曾祖的墓地在他仙逝八十八年后又得以重修，并重立墓碑。碑文由北京医科大学教授、京剧研究家刘曾复与和宝堂共同撰文，祖父谭小培之爱徒王琴生书写。碑文最后写道：“为铭记谭公千秋功德，今北京市人民政府特拨款并由市文物局和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精心修葺谭公墓地，以垂范后世，流芳千古。”墓碑正面书有“曾祖谭鑫培”，下款为“曾孙谭元寿重立”字样。曾孙给曾祖树碑立传不仅证明了谭门艺术传承至今，还证明了英秀堂的子孙身体力行做到了光宗耀祖。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参加了落成仪式并作了讲话。

事有凑巧，这一年恰逢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而中国拍摄的

第一部无声影片是由曾祖谭鑫培演的《定军山》片段。为此中国邮政局于当年8月28日发行了《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同时，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邮折一枚，而邮票是以曾祖的《定军山》剧照为画面的。

还是这一年，在北京南新华街靠近西琉璃厂的墙上，出现了一幅浮雕，雕刻的人物为曾祖谭鑫培在《定军山》一剧中饰演黄忠的形象，雕像右侧刻有文字，标题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下面写道：

“1905年，当时位于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由谭鑫培先生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片段，此片段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无声电影，片子长仅6分钟，首映于大观楼影院，距今已有100年历史。”再下面是同样内容的英文翻译，落款为“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立，2005年12月”。

五爷嘉宾 承前启后一支秀 甘当“总管” 持家教子显才能

曾祖去世后，几个爷爷闹着要卖房分家，作为长子的谭嘉善将房产变卖后把钱款分了，兄弟姐妹都陆续搬出了英秀堂。不久，唯一传承父辈技艺并卓有成就的五子嘉宾，用分到的房款加上自己的积蓄又将这份祖产赎回，重返英秀堂，自己一人带着妻子德氏和子女义无反顾地挑起传承谭门艺术和管理英秀堂家业的重担。祖父时年 34 岁，父亲 11 岁正在富连成科班学戏。事实证明，祖父谭小培不愧为承上启下和极具管理才能的长辈，他使英秀堂依然熠熠生辉。他对谭家的贡献是无人替代的，是功不可没的。至于某些关心谭家而又不解内情的人，对祖父略有微词，在我看来确有失偏颇。

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在新掌门人主持下的英秀堂，它向世人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画卷。

推开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走进让我魂牵梦绕的英秀堂老宅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约十几平方米的门道，角落里放着一张很旧但很干净的方桌子，上面放着大号的笼屉之类的厨房用具。桌子两侧靠墙放着两把敦实的条凳，厨师和伙计们坐在那里择（读“摘”）菜、剥蒜皮，做着饭前的准备工作。我有时也会坐在那里做一些帮厨工